

中医身体观解读：基于经穴名称概念隐喻的视角

欧海燕，曹汝菡，马利军

广州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中医认识身体是基于体悟的具身思维。中医理论在构建的过程中运用了隐转喻思维，古人在命名经穴时常以天文、地理、人事为始源域，选择其局部特征来指称。以身体观为视角，以经穴命名中的隐喻与转喻为切入点，深入观察中医身体观在经穴命名中的表达及其内涵，发现天象、地貌、容器、管道、建筑等隐喻是古代医家在构建经络腧穴理论时最基本的隐喻，反映出中医经穴名称是中医身体观的产物。中医身体是一个超越生理的体系，通过与自然和社会互喻，成为与天地相应、形神一体、以心为核心、以气为动力、身体内外通过经络与脏腑相互联动的动态系统。

[关键词] 腧穴；经络；隐喻；身体观

[中图分类号] R2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24) 23-0140-06

DOI: 10.13457/j.cnki.jncm.2024.23.025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Body View: A Perspective Based on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Names of Meridian Points

OU Haiyan, CAO Ruhan, MA Liju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edicine's understanding of the body is based on embodied cognition through experiential insigh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metaphorical and metonymic thinking is often employed. When naming meridian points, ancient practitioners often drew inspiration from astronomy, geography, and human affairs, selecting specific local characteristics to denote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view and the starting point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the naming of meridian points, this paper deeply observes the expression and connot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body view in the naming of meridian poi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metaphors related to celestial phenomena, landforms, containers, pipelines, and architecture are the most on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of meridian, collateral and acupuncture points by ancient physicians, reflecting that the names of meridian points in Chinese medicine are the products of Chinese medicine body view. The body in Chinese Medicine is a system that transcends mere physiology. Through mutual metaphors with nature and society, it becomes a dynamic system that corresponds with the universe, integrates physique and spirit, centers on the heart, and uses qi as its driving force, with the body's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pects interacting through the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 and the viscera and bowels.

Keywords: Acupuncture point; Meridian and collateral; Metaphor; Body view

[收稿日期] 2024-03-26

[修回日期] 2024-09-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2FYYB034)

[作者简介] 欧海燕 (1998-), 女, 硕士研究生, E-mail: 745072481@qq.com。

身心关系是认知哲学和心身医学讨论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具身认知理论出现,该理论认为认知依赖于身体、受环境影响。基于具身认知,Lakoff和Johnson提出概念隐喻理论。隐喻是指人们在认知活动中将具体领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抽象领域,以更好更快地把握不熟悉的客体或事件。和隐喻一样,转喻也是基于感知经验的认知方式,区别在于隐喻的目标域与始源域是不同的事物,而转喻的目标域和始源域之间具有类似整体与部分的邻近性,但两者往往并存于同一实例、具有互动关系,很难完全区分^[1]。近年来,隐喻和转喻研究已经成为思维和语言学科研究的热点。

中医理论着重于阐发对身体结构的认识,是一个有关人体的隐喻世界,取象比类是中医学独特的认知工具^[2]。针灸直接作用于人体,赵京生^[3]认为针灸理论是具有独特视角的身体理论,已有学者指出象思维渗透在针灸学多个方面^[4]。

经穴作为中医经络和针灸理论的核心概念,其名称蕴含着丰富的中医理论。目前探讨腧穴命名的专著和文献主要运用训诂学、文献学^[5]等方法,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的较少。经络腧穴实质的探讨众说纷纭,在认知语言学角度上对经穴的命名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其内涵,为中医身体观及中医理论研究提供新视角。

1 自然隐喻

在物质生产仰赖自然条件的古代,人们的生存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人的身体首先是自然的身体。以农林畜牧生产活动为主的中华民族比起崇商的西方也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既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也是中医学隐喻认知的特点。

1.1 天人同构:以天地(自然)结构隐喻人体结构 《灵枢·邪客》:“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人体的生理结构与自然结构相通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阴阳起初是自然界中的概念,即日光的向背。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背景下,古代医家将天地自然中的阴与阳映射到人体结构中,产生了“人身之阴阳”,即体外、头、背为阳,体内、足、腹为阴的方位隐喻。在命名经络时也沿用了这种方位隐喻,比如将分布在人体内外侧的经络命名为阴经和阳经两类。经穴隶属于经

络,两者关系即范畴与成员之间的关系,一些经穴如商阳、冲阳、三阳络、三阴交、至阴等,穴名中的阴阳是用“阴”或“阳”来转喻阴经或阳经。这种在命名中用部分借代整体的转喻体现了中医学寻求事物在如阴阳、寒热等属性类别中关系规律的认知特点^[6]。

《医经理解》曰:“天以言乎其上,地以言乎其下。”《黄帝内经》中也有“天为阳,地为阴”的概念,可见用天地隐喻上下方位同样属于一种方位隐喻。需要注意的是,中医的上下和内外是相对概念,例如位于面部的经穴地仓,虽然总体上位于人体上部,但“唇在面下部,故谓之地也”。以天(阳)或地(阴)作为始源域来表示方位的经穴还有位于头颈部的天冲、通天、天牖、天髀、天柱、天窗、天鼎、天容、阳白,位于胸部的天府、天突、天溪、天池,位于上肢的天井、天泉,位于下肢的地机,位于面下部的地仓,位于足部的地五会、足窍阴、至阴。同理,也有用星辰来隐喻上方位的,如位于胸部的璇玑和位于头部的太阳和上星,都是古人隐喻该穴位在人体中的位置就犹如悬挂在天上的星星。

除了阴阳方位隐喻,还有借用阴阳五行关系来解释人体生命活动的结构隐喻。比如将通过阴阳分类的手足十二经与通过五行分类的脏腑联系,实现“内属脏腑、外络肢节”,目的是更好地区分身体的层次^[7]。五输穴理论体系将阴经和阳经的五输穴按照五行属性阴阳相配,囊括五行阴阳之数,成为五输穴临床应用的理论基础^[8]。古人在经穴命名时同样也结合五行和阴阳学说。例如,“少商”的“商”是五音之一,是基于范畴与成员的转喻机制,用“商”来转喻肺经。又如内关和外关分别隶属三焦经和其互为表里的心包经,两穴位于前臂内外两侧,阴阳相对,是一组“相对穴”,配伍使用能起到“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的作用^[9]。针灸阴阳调和的理念也是基于阴阳是万物生长之本的隐喻,将人体之气赋予阴阳概念,是阴阳对立理论在针灸治疗中的扩展^[10]。

1.2 天人一气:以自然事物隐喻经气功能和经穴形态 上述使用阴阳天地作为始源域的经穴主要采用结构和方位隐喻,突出了其隶属的经络类别与经穴定位,还有经穴在命名时用当时人们普遍熟知的自然具体事物来隐喻其内部经气的功能或是经穴形态,这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下万物息息相关、人体自是

一个小天地的联系观。

一些运用天象隐喻的经穴名即是把日月星辰映射至经穴的结果，目的是体现内部经气的流注状态。如肺居高位，云门即隐喻该穴内部的肺气之宣发肃降有如云飘散在天又化而为雨，针刺云门能调节肺气。又如肺经的络穴列缺位于腕区，列缺的本义是闪电，用于命名腧穴一方面是形容其为络穴的经穴形态和似雷电的针感，一方面是指示它能联络大肠经，通调上行人体的天部之气，治疗头痛项强。

腧穴既是经气输注的部位，也是邪气得以侵入的孔隙。中医学认为“真气者，所受于天”，而自然界中的六气异常便可能成为致人生病的“六淫”。谷浩荣等^[11]认为“六淫”是以自然界六气为原型，经过范畴化后形成的概念隐喻，是中医学术语中以天气气候作为始源域的典型。以风为始源域的经穴有风池、翳风、风府、风市、风门。关于这些带有“风”的经穴，《兰室秘藏·头痛门》中论述道：“风寒伤上，邪从外入，客于经络，令人振寒头痛，身重恶寒，治在风池、风府。”古人认为风寒邪气入侵人体后首先侵入经络，症状表现为头痛恶寒，针刺位于颈项部的风池和风府便可驱除病邪。关于“风市”，《神农本草经》认为针刺其可以治疗偏风带来的半身不遂。因此，命名时以风作为始源域的经穴大多与中医病因概念里风邪带来的疾病有关，因果关系也是在命名中常见的转喻思维之一，常搭配的“府”、“门”、“市”等词，本义为蓄积物品或人出入之地，在这里隐喻该穴为风邪侵入人体或症状有所反应的部位。

我国自古以来便是水资源丰富的农业大国，丰富的治水经验使得水隐喻成为中医隐喻认知的重要来源。已有多位学者站在水隐喻的角度对相关中医概念作出阐述^[12-13]。对经脉理论的形成历史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在简单的人体解剖及相关医疗实践中，古人发现“血脉”的存在，由于其形态与自然界中的河流相似并且都具有一定的连通性，古人使用河流等水系来隐喻“脉”，河流里奔流不息的水即脉中沿环运行的气血，即“十二经水”。又如《管子·水地》所言：“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以水喻气血不仅基于形态相似，还有在“气”一元论的前提下水气可以转化的自然机制^[14]。八脉交会穴之一通阴跷脉的照海，“海”被用来隐喻该穴的内部

阴气交会，能够滋阴清热治疗热病，具有像海水一样寒凉的性质。

地貌形态与经穴形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经穴昆仑位于足外踝后根骨上凹陷处，附近分别是突起的踝骨、根骨和软骨，和有三重山的昆仑山脉形态相似，因而得名。以山川丘陵为始源域的经穴还有承山、梁丘、商丘等，它们皆位于体表隆起处。以河流水貌以及与水貌相关的地理事物(如水道两旁的山谷)为始源域的经穴有前谷、后溪、中渚、曲池等，它们位于体表凹陷处。这种以地貌形态隐喻经穴形态的根隐喻是“人体体表即为大地”。

综上，自然事物要素在作为经穴始源域时，常用来隐喻穴位特性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特性相似。这种隐喻和中医阴阳学说一样，是建立在人体为自然的根隐喻之上，反映古人天人合一、将身体视作小天地的身体观。

2 人事隐喻

人事隐喻就是借助与人相关的概念来认识新事物的方法，即“近取诸身”。人居于天地之间，禀受天地之气而成。前文已论述中医学理论将自然界中的天地阴阳概念映射到人体结构中的上下内外，而位于人体中部、内藏脏腑的躯干部即是天地之间的“人部”。人不仅是自然环境中的人，还是具有社会关系和社会功能的人。中医学理论在形容脏腑功能及相互关系时便运用社会关系中的官职类比说明。

在中医理论中，自然隐喻多用于阐释身体与自然的联系，人事隐喻则侧重于说明身体内部的结构。其中，最典型的即是形容脏腑与经络关系时运用的容器-管道隐喻。

2.1 脏腑与经络的关系：容器-管道隐喻 在中医理论中，脏腑是储藏气体和食物的容器，经络是沟通五脏六腑并将经气由内输注到体表的管道，经穴便是经络通达体表四肢时出入经气的孔穴，如《千金翼方·针灸下》言：“引气远入抽病也。”针灸原理之一便是刺激特定腧穴以调节管道内甚至脏腑间失衡的经气。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第四》所言：“中气穴则针游于巷，中肉节即皮肤痛，补泻反则病益笃。”腧穴的概念内涵在于“神气之所游行出入”，针刺腧穴时的“得气”是典型身体感知，被认为是针灸起效的关键，是身体观重要组成部分^[15]。在容器-管道隐喻中，经络成为气的具象载体，大大加强

体内脏腑、经络与体表之间的沟通联系,体现动态联系的身体观,是经络腧穴理论最基本的隐喻。

2.2 形神关系:建筑隐喻 建筑是一种特殊的容器,是人们为了满足社会生活所创造的活动区域。李湛等^[16]分析了庭院式建筑与人体结构间的映射关系,论证了在构建中医理论时建筑隐喻的重要性。

古人在讨论形神关系时形象地把身体比作生命的居舍,并就此提出“神主宰生命”的论断,如《淮南鸿烈》所言:“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神最初是中国古代中的哲学概念,即天地的主宰。当其迁移至中医理论中便体现为“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的形神一体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神明之府也。”樊经洋等^[17]指出《黄帝内经》将“阴阳”与“心”通过“神明”概念相互关联,是由天地自然的生生不息类推而来,在身体认知层面赋予“心”动态诠释。

《灵枢·天年篇第五十四》曰:“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心脏靠近人体正中,中华文明崇中的观念加上心脏受伤易致死的经验,使得古人认为心是人体最为重要的脏腑,运用官职图式将其喻为君主,身体即是邦国,其他脏腑为臣子各司其职,并把心与主宰生命、主精神意识的神联系起来,即《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官职隐喻不仅可以为人们熟知的官位职能来类比脏腑功能,还能借君臣关系来阐述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

胸部方正广阔,其体表经穴群具备与宫城建筑结构建立隐喻映射的空间基础。《灵枢·胀论篇第三十五》曰:“夫胸腹,藏府之郭也。”郭,意为外城,泛指城市。头胸腹部腧穴是最先实现专名化的腧穴,在命名时普遍取象建筑并相互关联,如中庭、玉堂、紫宫、中府、屋翳、膺窗、步廊、胸乡等。其中,“庭”“堂”“宫”“阙”等属于中国古代帝王居住的宫殿建筑物,步廊位于中庭两旁,构建了一个两边为走廊的庭院结构,又与相邻的气户、俞府、库房、屋翳、膺窗、巨阙、步廊等经穴一同构建了一副宫城图景,与位于胸廓最外侧的意为“地方区域”的胸乡穴形成对照,成为“躯干部即邦国”隐喻的一部分,与形容脏腑的功能关系及方剂学“君臣佐使”配伍原则中运用的官职隐喻一脉相承。

“宫城”的中央是神藏、灵墟、神封三穴,它们与紫宫、玉堂、膺中相邻,正是心脏的体表投影位置。有学者站在经脉流注角度,认为任脉胸腹部经穴从下向上即“登堂入室”是为了说明任脉经气的流注方向^[18]。同理,肾经胸腹部经穴经气从下向上的流注是从“幽门”进入,穿过“步廊”走入“神封”“灵墟”“神藏”即步入君主宫殿的过程。这与胸部内藏心脏有关,根隐喻是“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19]。还有不少心经经穴以及背俞穴以“神+建筑”或“五神+建筑”的形式命名。例如,神门、灵道位于腕部,心经之气通过这两个经穴与体表经脉交汇。《会元针灸学》载有:“灵台者,心灵之台也……阳气通其中,心灵居上,故名灵台。”背部经穴神道、灵台与胸部经穴神藏、灵墟、神封位于同一平面上,说明脏腑之气能前后通达,它们的根隐喻均为“心藏神”。

先前已论述“得气”的针感是针刺起效的关键,“粗守形,上守神”则是评价针刺疗效的又一标准,说明针刺得当,可对“神”进行调控。结合“气至而有效”可知调神作用通过“气”来介导,腧穴和经络作为“气”的介质而存在。针刺的“治神”体现“形、气、神”三者的关系^[20]。以上提及的这些“神俞”类穴在临床上也常被认为对精神情志有调节作用^[21]。

2.3 经络腧穴和气的关系:道路和门隐喻 胸部经穴的命名是基于胸部内藏心脏,胸腔为主心之宫城的隐喻认知。基于腹部内藏消化和泌尿系统,六腑泻而不藏、以通为用的特性认知,古代医家在给腹部经穴命名时则取象宫城之下的城市管道系统。

在命名中涉及城市的腹部经穴有阴都与建里。《淮南子·修务》云:“胃主中气,宜常充盈,故名阴都。”“都”即城市。“里”也是古代地方行政单位,表示一定人口数量的聚居地。有城市便有街道。有一类经穴的始源域为“道”“关”“冲”“街”等,其义均为能在建筑物之间起到衔接沟通的道路。如气冲别名气街,是胃经两条支脉相会处,“道”和“街”乃是隐喻经穴内部经气交汇的状态。水道位于下腹部,临近膀胱,“水道”即水液运行的道路。

有建筑和街道便有门。章门、期门和京门均位于胸腹交界处,是脾、肝、肾之募穴,即三脏之气分别汇聚之处,三穴附近即急脉和带脉,急脉和带

脉之“脉”意为脉路，即经气出入的通路，取象于门是隐喻三穴为足三阴经气由腹入胸的出入口^[22]。相光鑫等^[23]对中医“门”“户”词进行语义分析后得出它们是建立在取象比类思维的基础上，同理，三焦的募穴石门在命名时也是以门隐喻三焦之气在该穴输注，体现了募穴的内涵。关和枢的原义分别为门闩和门轴，后引申为关卡和枢纽，它们和“门”字一样，标志着不同容器空间的分隔以及物质在此交换流通。如腹部经穴关门、幽门、梁门、滑肉门、石关等，它们位于胃肠道交界处，临近阴都和建里等具有城市隐喻的经穴，是食物运行的关口，取“门”之象体现了胃肠道以通为用的功能。又如天枢位于脐旁，古人借枢来隐喻该穴内部天地之气交合，胃经之经气与大肠募穴之气在此汇聚，是消化之枢纽。除了腹部经穴在命名时常以门隐喻，胸部经穴中也有隶属于手太阴肺经且与肺脏临近的云门穴，在命名时用门隐喻该穴为肺气出入的关口。

综上，运用建筑、道路和门隐喻的经穴主要分布在人体躯干部，并且在穴名上相互关联，这与躯干部腧穴率先完成专名化、较晚归经有关，可能是与其内藏脏腑，躯干部经穴与脏腑的位置联系强有关。现代研究发现，腧穴效应的节段性规律比循经性规律更多地得到针灸临床实践的支持^[24]，其中，在针灸适宜内脏病种的常用穴位里，大多为与病种器官处于密切关联的神经节段支配区域内的穴位，位于胸腹部、与病种器官相邻，这与躯干部经穴命名中反应出来的规律不谋而合。赖新生推崇的“俞募配穴”法便是基于五脏背俞穴和募穴配伍使用可调节脏腑神气的机理^[25]。对躯干部经穴命名进行隐喻认知分析之后，发现胸腹部经穴取象中国古代宫城建筑和地下管道系统，暗含着人体躯干部即“一个邦国”、五脏六腑为君臣的隐喻，体现人事隐喻思想以及形神一体、心为身体核心的身体观。

3 结语

隐喻和转喻在认知活动中很常见，有语言学学者对“气”语义链进行解析，发现是“转喻+隐喻”双重认知的结果，是“自然·人·文”思维的体现^[26]。由于研究对象是经穴名，而用部分或特征代替本身的转喻在命名中非常普遍^[27]，本文主要基于隐转喻机制，结合中医学天人合一的认知特色和针灸学独特的身体视角，将经穴名中的隐喻分为自然和人

事隐喻，对其进行隐喻认知分析与身体观进行联系，发现中医身体有着天人合一、形神一体的特点，这种身体与自然和心的普遍联系观，是通过构建“气”的概念，并将其运用到经络腧穴理论的结果。

随着现代医学身心二元化的身体观带来的弊端日渐显现，近年来，主张身心一体的中医理论和疗法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针灸学作为中医里极具优势和特色的临床学科之一，其疗效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重要部分，也是建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和媒介。然而晦涩难懂的中医药术语和经穴名给中医普及和学生研习带来一定难度。理解中医语言，识别中医隐喻特征可能是关键^[28]。实际上，随着时代变迁，经穴隐喻里的始源域多数也已不再为现代人所熟知，在后世的使用中逐渐淡化，是中医理论中常见的死隐喻。但先前少有学者对具有隐喻性的经穴名进行深层探索，还原和解读其中的隐喻性，激活“死隐喻”的含义。例如，“不通则痛”的针灸治疗理论是源于经络为管道的管道隐喻，而现代医学中亦有“血管”等管道概念以及针对血管栓塞的治疗，暗示从隐喻认知的角度解读中医理论有利于挖掘中西医理论中相通的部分，更好地理解中医学理论，有利于挖掘新治疗方法，促进中西医的交流，强化对中医理论的深刻认知。

[参考文献]

- [1] 张松松. 关于隐喻理论最新发展的若干问题[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1): 90-97, 148-149.
- [2] 贾春华. 基于隐喻认知的中医语言研究纲领[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37(5): 293-296.
- [3] 赵京生. 针灸视域下的身体表达[J]. 中国针灸, 2019, 39(3): 307-312.
- [4] 李素云. 取象比类在传统针刺补泻理法中的应用[J]. 中国针灸, 2018, 38(9): 1001-1005.
- [5] 陈敏. 浅述运用训诂学研究腧穴名称的意义[J]. 中国针灸, 2016, 36(5): 539-542.
- [6] 胡正旗. 中医隐转喻研究得失及展望[J]. 浙江中医杂志, 2022, 57(4): 238-240.
- [7] 刘鹏. 古代中医学对身体的认知和厘分[J]. 中医药文化, 2014, 9(4): 23-26.
- [8] 苗冲, 万健民. 象数思维视阈下五输穴主治原理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3, 38(6): 2791-2794.
- [9] 辛思源, 杨志新, 郭建恩. “相对穴”内关-外关透针刺法的临床应用[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3): 1038-1041.

- [10] 任秀梅. 中医针灸哲学思想源起与辨思[J]. 中国针灸, 2017, 37(12): 1323-1327.
- [11] 谷浩荣, 贾春华. 基于原型范畴理论的中医“六淫”概念隐喻研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1, 13(6): 1091-1094.
- [12] 郭璿, 贾春华, 赵勇. 基于隐喻结构理论的中医水代谢分析[J]. 世界中医药, 2016, 11(11): 2240-2247.
- [13] 刘宁, 贾春华. 《金匱要略》水湿痰饮病的认知原型研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7, 19(9): 1490-1493.
- [14] 王慧娟, 张其成. “水”的喻象与中医人体血气经脉构想[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5, 30(5): 1589-1592.
- [15] 马强, 王荃. 筋膜与卫气: 古典针灸理论身体观构建一隅[J]. 中国针灸, 2023, 43(8): 871-875.
- [16] 李湛, 贾春华. 庭院式建筑视角下的人体结构隐喻分析[J]. 中医杂志, 2022, 63(3): 201-205.
- [17] 樊经洋, 翟双庆. 天人视域下的《黄帝内经》“心主神明”命题探析[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 45(4): 325-333.
- [18] 张翠红, 刘占文. 从任脉胸腹部经穴的命名看任脉的经气流注方向[J]. 辽宁中医杂志, 2009, 36(2): 201-202.
- [19] 彭立娉. 人体躯干部经穴命名取象比类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
- [20] 赵吉超, 邓萍, 章文春. 基于形气神三位一体生命观的《黄帝内经》针刺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8): 4338-4342.
- [21] 王舫泽, 杨超, 田鸿芳, 等. 从形神一体观到心身医学: 针灸临床的理论与实践[J]. 中国针灸, 2023, 43(4): 390-394.
- [22] 余轅耕, 沈峰. 从腧穴命名出发浅析“脉”穴应用与腧穴关联[J]. 四川中医, 2021, 39(5): 27-30.
- [23] 相光鑫, 赵翔凤, 刘雪, 等. 从“门”管窥中医身体观的建构[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9): 4388-4390.
- [24] 晁毓桥, 陈碧玮, 陈少宗, 等. 腧穴-内脏相关效应规律的再认识: 临床文献证据及其生物学机制[J]. 针刺研究, 2023, 48(1): 37-43.
- [25] 易正珩, 赖新生. 从“神-元气”论治郁证经验[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6): 3211-3215.
- [26] 郑敏惠. 公共概念“气”: 语义链“转喻+隐喻”双重修辞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以自然、人、文之“气”为例[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4(1): 84-91.
- [27] 王寅. 语言体验观及其对英语教学的指导意义——十八论语言的体验性[J]. 中国外语, 2009, 6(6): 63-68.
- [28] 马利军, 马云霄, 郭雨鑫, 等. 不同专业学生对中医医学术语认知度的对比研究[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1(1): 47-52.

(责任编辑: 吴凌, 郭雨驰)